

明雜史十六種
(三)

中華書局 編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編

明雜史十六種

(三)

中華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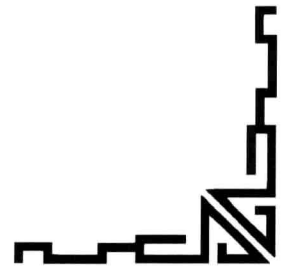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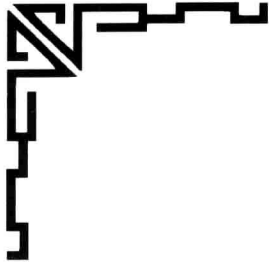
第三册目錄

皇祖四大法十二卷(卷十一—十二)	一
卷十一 兵法	三
卷十二 兵法	一六三
皇祖四大法後跋	三二一
王納諫	三二一
姜氏秘史一卷	三二九
題記	三三二
姜氏秘史	三三三
跋	六五四
周末	六五四
跋	六五五
楊紹和	六五五
跋	六五六
保彝	六五六

〔明〕何棟如輯

皇祖四大法十二卷

（卷十一—十二）



皇祖四大法卷十一

江東臣何棟如謹輯

荆溪臣潘孔璧

同校

三阿臣陳克仕

兵法

元末壬辰夏六月丙申朔濠城自元兵軍士多死傷上
乃歸鄉里募兵得七百餘人以還郭子興喜以上爲鎮
撫是時彭早住趙均用二人馭下無道所部多暴橫上
觀其所爲恐禍及已乃以七百人屬他將而獨與徐達等
二十四人南去略定遠中途遇疾復還半月疾始間戶外

有杖策嘆嘖而過者 上問故左右告曰定遠張家堡有
民兵號驢牌寨者孤軍乏食且無所屬欲來降猶豫未決
主帥將遣人招之念無可行者故惋恨耳 上矍然曰此
機不可失也卽強起詣子興請行子興喜曰吾固知非爾
不能辦此然爾疾方愈柰何 上曰此豈高枕養病時耶
今失機不圖將爲他人所得子興曰須人幾何 上曰人
多則彼疑十人足矣乃選騎士費聚等二人步卒九人從
行至定遠界 上病者再越六日至寶公河隔水望其營
營中見 上至勒兵以待步卒懼欲走還 上謂曰彼衆
我寡走將安之且彼縱騎以躡我後必不能免汝等且勿

恐但隨我入其營觀其從違頃之營中遣二將出逆舉手
大呼曰來者爲何 上遣人答曰自濠來與主帥議事二
將歸告其帥復出曰請下馬 上下馬以久病步行甚艱
前阻水費聚見彼疑慮有他欲代 上渡水而往 上曰
今與君至此禍福共之豈可代耶乃同往旣至其帥出逆
曰公遠來郭公必有所命 上曰郭公與足下有舊聞足
下軍艱食他敵欲來攻特遣吾相報能相從卽與俱往否
則移兵避之其帥許諾請留物爲信 上解所佩香囊與
之彼以牛脯爲獻謂 上曰請帥從者先還俟諸軍起裝
卽詣軍門 上將還慮其不誠留桑伺之後三日桑

曰事不諧矣彼且欲他往 上卽率兵三百人復抵其營
謂之曰汝爲人所凌怨尚未復今從我而北恐不能釋憾
於彼我助汝兵可以報之帥且諾且疑然設備甚至 上
觀其情狀非可以言論謀以計取之適里人有勇力者在
行 上謂曰吾欲用爾能乎曰惟命是聽乃密告以計使
往誘其帥來會潛約我衆俟其至則聚而觀之旣聚復開
如是者三卽於衆中縛之旣而其帥至衆如約遂縛之令
壯士五十人擁之以行其營中不知也行十餘里乃遣人
喻其營中曰爾帥已往觀營地可移軍來就於是營中兵
皆出卽焚其營壘悉驅其衆以還得壯士三千人後七月

率之而東夜襲元知院老張于橫澗山黎明入其營老張棄軍遁去降其民兵男女七萬得精壯二萬悉加訓練上諭之曰爾衆初非不多一旦爲吾所有何也蓋將無紀律士不素練故爾今練習爾等者欲令知紀律也宜共戮力以建功業衆皆羅拜曰惟公所命於是率之南略滁陽道遇定遠人李善長來謁上與語悅之留置幕下俾掌書記語之曰方今羣雄並爭非有智者不可與謀議吾觀羣雄中持案牘及謀事者多毀左右將士將士弗得効其能以至於敗其羽翼旣去主者安得獨存故亦相繼而亡汝宜鑒其失務協諸將以成功毋效彼所爲也善長頓首

謝曰謹受命遂與俱攻滁陽下之未踰月彭早住趙均用遣人邀上將兵守泗盱上以二人麤暴淺謀不可與共事辭弗往未幾二人自相吞併戰士多死早住亦亡惟均用專兵柄狠戾益甚于興勢孤上聞而憂之遣人說均用曰方今海內淆亂正收攬英雄之日公昔窘於元兵奔濠城約與郭公共守以抗元兵郭公開門延納推誠相待既不見疑又屈已以事公郭公之德於公甚大公乃不思報反聽左右之言欲先圖之是自剪其羽翼失豪傑心且吾聞之有德不酬是謂悖德有恩不報是謂孤恩悖德孤恩丈夫不爲又況人心難以逆料郭公雖或可圖其部

屬猶衆萬一事有不然公亦豈能獨安莫若善待之使各
守其所唇齒相依計之上也不然唇亡齒寒吾竊爲公不
取時均用聞 上入滁州兵勢甚盛心頗恐待子興稍以
禮 上又使人賂其左右以解之子興乃得免遂將其所
部萬人至滁州閱 上所將兵三萬餘號令嚴明軍容整
肅乃大悅居再閱月子興惑于讒意始疑 上悉奪左右
任事者又欲拔李善長置麾下善長弗肯行涕泣訴于
上上曰主帥之命弗可違也善長終不肯去久之弗復召
乃止自是四方征討總兵之權 上皆不得與 上雖見
疎遠而事子興愈恭未嘗有怨言旣而元兵圍滁有任某

者忌 上功譖於子興云 上每戰不力子興頗信之令
與任某俱出城接戰任出城未十步卽被矢走還 上獨
直前奮擊衆皆披靡 上徐還了無所傷子興乃愧歎又
嘗與三百人出城顧聞鵲鶴聲飛矢墮空中心異之遽還
俄而敵兵驟至無所獲而去 上每遇敵智勇奮出身先
士卒故所向克捷凡軍中有所得 上皆無取輒令分給
羣下他將有所獲輒以獻子興子興以 上無所獻頗不
悅故讒言得以間之 孝慈皇后知其意後將士有獻者
后悉以進子興妻張氏張氏喜 后又和順以事之由

是疑獻

甲午 冬十月元將脫脫攻高郵分兵圍六合六合遣使
求救其使者與 上有故中夜至 上聞之卽起隔門與
語請詣子興開門納之子興與帥有隙怒不發兵使者訴
其情甚急 上謂子興曰六合受圍無救必斃六合旣斃
次將及滁豈可以小憾而棄大事子興聞 上言意少解
欲遣他將率兵以行時元兵號百萬諸將畏之莫敢往皆
託以禱神弗吉爲辭子興乃召 上將兵往亦令禱于神
上曰事之可否當斷之于心何必禱也於是率師東之六
合與耿再成守瓦梁壘元兵攻之急每日暮攻壘垂陷復
去之明旦復完壘與戰如是數四 上以計紿之乃歛兵

入舍備糗糧遣婦女倚門戟手大罵元兵相視錯愕環坐不敢逼遂列隊而出牛畜婦女居前丁壯翼之徐引而去元兵不敢近遂還滁州旣而元兵大至欲攻滁上乃設伏澗側令丁成佯走誘之度澗伏發皆下馬走城中鼓譟而出元兵大敗獲其馬甚衆是時雖勝然元兵尚強恐益兵來攻上謀款其師乃具牛酒飲所獲馬遣父老送還令告其帥曰城主老病不任行計遣犒軍城中皆良民所以結聚備他盜耳將軍以兵欲脅我之民固畏歟非得已也將軍幸撫存之惟軍需是供今高郵巨寇未滅非併力不可奈何今寇分兵攻良民乎其帥信之謂其衆曰非良

民登青還馬即日解去由是滁城得完

乙未 春正月戊午朔滁師乏糧諸將謀所向子興言計多失 上數諫之子興不聽 上體憊因致疾一日遣人

召 上議出師 上以疾辭召至自 乃方疾往遂命定

計 上曰困守孤城誠非計今欲謀所向惟和陽可圖然其城小而堅可以計取難以力勝子興曰何如 上曰向

攻民寨時得民兵號二其文曰廬州路義兵今擬製三千

選勇敢士相告左袒青衣腹背懸之佯爲彼兵以四寨院

載賞物驅而行使人聲言廬州兵送使者入和陽賞賚將

士和陽兵見之必納無疑因以絳衣兵萬人繼其後的相

距十餘里俟青衣兵薄城舉火爲應絳衣兵卽鼓行而趨取之必矣子興曰善於是命張天佑將青衣兵趙繼祖爲使者前行耿昇成將絳衣兵繼後戊寅天佑等至陡陽關和陽人聞廬州義兵至父老以牛酒出迎會日午天佑從他道就食遂誤前約昇成候之過期不見舉火意天佑必已進據率衆直抵城下城中人始覺有兵元平章也先帖木兒急閉城門以飛橋縋兵出戰昇成戰不利中矢走衆皆潰元兵追三十里至千秋壩會日暮收兵還天佑等始至適與元兵遇急擊之追至和州小西門城上抽橋急我軍在其橋而登彼軍爭橋總管湯和遽以刀斷其索天佑